

列國志

三三

齊侯送文姜婚魯



祝融射周
王中肩



宋莊公貪賂構兵

不



鄭足堦主
祭殺逐



第九回

齊侯送文姜婚魯

祝射周王中肩

白下蔡 果元放甫詳點

話說齊僖公生有二女皆絕色也。長女嫁於衛。即衛宣姜。另有表白在後。單說次女文姜。生得秋水如神。芙蓉如面。比花花解語。比玉玉生香。真乃絕世佳人。古今國色。兼且通令博古。出口成文。因此號為文姜。世子諸兒。原是箇酒色之徒。與文姜雖為兄妹。各自一母。諸兒長於文姜。只二歲。自小在宮中同行同坐。戲耍頑皮。同行同坐。可也。戲頑耍皮。及文姜漸已長成。出落得如花如玉。諸兒已通情竇。見文姜如此才貌。況且舉動輕薄。舉動輕薄。每有調戲之意。那文姜妖淫成性。又是個不顧禮義的人。大凡姦淫之事。多半先是嬖女。生心文姜若是个正經女子。肯顧禮義。諸兒如何便敢生心。亦如何便敢下手。語言戲謔。時及問卷穢。全不避忌。諸兒生得長身偉幹。粉面朱唇。天生的美男子。與文姜到是一對人品。可惜產於一家。分為兄妹。不得配合成雙。如今聚於一處。男女無別。遂至並肩攜手。無所不至。只因礙着左右宮人。單少得同衾貼肉了。也是齊侯夫婦溺愛子女。不預為防範。以致兒女成禽獸之行。後來諸兒弑國危。禍皆繇此。自鄭世子忽大敗戎師。齊僖公在文姜面前。誇獎他許多英雄。今與議婚。選擇女婿之事。如何當着女兒面。前說齊僖公全然不知為父之道也。文姜不勝之喜。及聞世子忽堅辭不允。心中鬱悶。染成一疾。暮數朝涼。精神恍惚。半坐半眠。寢食俱廢。有詩為證。

二八深閨不解羞

一椿情事鎖眉頭

鸞凰不入情絲網

野鴛家雞總是愁

世子諸兒以候病為名。時時闖入閨中。挨坐牀頭。遍體撫摩。指問疾苦。但耳目之際。僅不及亂。一日齊僖公偶到文姜處看視。見諸兒在房責之曰。汝雖則兄妹。禮宜避嫌。此時方說。却是遲了。今後但遣宮人致候。不必自到。諸兒唯唯而出。自此相見。遂稀。未幾。僖公為諸兒娶宋女。魯宮俱有媵。諸兒從是。諸兒愛戀新婚。兄弟蹤跡益疎。男女相悅。純是為淫耳。因情而婚。蹤跡便疎。了其心地可知。文姜深閨寂寞。懷念諸兒。病勢愈加。却是胸中展轉。難以出口。正是。嗟予漫嘗黃柏味。自家有苦自家知。有詩為證。

春草醉春烟

深閨人獨眠

中宵情耿耿

孤枕意綿綿

積恨願將老

相思心欲然

幾回明月夜

飛夢到即邊

却說魯桓公即位之年。年齒已長尚未聘有夫人。大夫臧孫達進曰。古者國君年十五而生子。今君內主尚虛。異日主器何望。非所以重宗廟也。公子釐曰。臣聞齊侯有愛女。文姜欲妻鄭世子忽。而不果。君盍求之。桓公曰。諾。即使公子釐求婚於齊。齊僖公以文姜病中。請緩其期。齊人却將魯侯請婚的喜信報知文姜。文姜本是過時思想之證。得此消息。心下稍舒。病覺漸減。女子在家時急於要嫁者。後來多不貞。亦至理也。及齊魯爲宋督一事共會於稷。魯侯當面又以姻事爲請。齊侯期以明歲至。魯桓公三年。又親至嬴地。齊地近秦安州。與齊侯相會。齊僖公感其慇懃。許之。魯侯遂於嬴地納幣。視常禮加倍隆重。僖公大喜。約定秋九月。自送文姜至魯。成婚。魯侯乃使公子釐至齊迎女。齊世子諸兒聞文姜將嫁他國。從前狂心不覺復萌。使宮人假送花朶於文姜。附以詩曰。

桃有華

燦燦其霞

當戶不折

輒而爲豈音植水吁嗟兮復吁嗟

文姜得詩已解其情。亦復以詩曰。

桃有英

燦燦其靈

今茲不折

詎無來春

叮囑兮復叮囑敎好德正

謂此等處耳。若靜好偕隨及閨誠女訓之類。才正是德。有何妨耶。

諸兒讀其詩。知文姜有心於彼。想慕轉切。敎好自女。未幾魯使上卿公子釐如齊。迎取文姜。齊僖公以愛女之故。欲親自往送。諸兒聞之。請於父曰。聞妹子將適魯侯。齊更甚好。此誠美事。但魯侯既不親迎。必須親人往送。又親國事在。身不便遠離孩兒。不才願代一行。幸而不曾代。行不幾。只恐僖公曰。吾已親口許下。自往送親。安可失信。說猶未畢。人報魯侯停駕。謹色。魯地事候。迎親僖公曰。魯禮義之國中。道迎親正恐勞吾入境。吾不可以不往。諸兒默然而退。姜氏心中亦如有所失。幾平幾平。幾平幾平。其時秋九月初旬。吉期已迫。文姜別過六宮妃眷。到東宮來。別哥哥諸兒。諸兒整酒相待。四目相視。各不相捨。只多了元妃在坐。且其父僖公遣宮人守候。不能交言。暗暗嗟嘆。臨別之際。諸兒挨至車前。單道個妹子留心莫忘叮囑之句。文姜答言。哥哥保重。相見有日。齊僖公命諸兒守國。親送文姜至。謹與魯侯相見。魯侯叙甥舅之禮。設席款待。從人皆有厚賜。僖公辭歸。魯侯引文姜到國。成親。一來齊是個大國。二來文姜如花絕色。

魯侯十分愛重三朝見廟大夫宗婦俱來朝見君夫人傷公復使其弟夷仲年聘魯問候姜氏自此齊魯親密不在話下無名子有詩單道文姜出嫁之事詩云

從來男女慎嫌微 兄妹如何不隔離 只為臨歧言保重 致令他日玷中閨

話分兩頭再說周桓王自聞鄭伯假命伐宋心中大怒何不於此時即行宣竟使虢公林父獨秉朝政不用鄭伯鄭莊

公聞知此信心怨桓王不知自反只是怨人一連五年不朝桓王曰鄭莊生無禮甚矣若不討之人將效尤朕當親帥

六軍往聲其罪號公林父諫曰鄭有累世卿士之勞今日奪其政柄是以不朝且宜下詔徵之不必自往以褻天威公

明知鄭莊未必肯甘心伏罪王力不足以勝之也桓王忿然作色曰寤生欺朕非止一次朕與寤生誓不兩立乃召蔡衛陳三國一同興師伐

鄭是時陳侯鮑方薨其弟公子佗字伍父弒太子免暗而自立謚鮑為桓公國人不服紛紛逃散周使徵兵公子佗初

即位不敢違王之命只得糾集車徒遣大夫伯爰為統領望鄭國進發蔡衛各遣兵從征桓王使虢公林父將右軍以

蔡衛之兵屬之使周公黑肩將左軍陳兵屬之王自統大兵為中軍左右策應鄭莊公聞王師將至乃集諸大夫問計

群臣莫敢先應自是一件天大事正卿祭仲曰天子親自將兵責我不朝名正言順不如遣使謝罪祭仲一生只有此轉禍為

福莊公怒曰王奪我政權又加兵於我三世勤王之績付與東流此番若不挫其銳氣胡說宗社難保高渠彌曰陳與

鄭素睦其助兵乃不得已也蔡衛與我夙仇必然效力天子震怒自將其鋒不可當宜堅壁以待之俟其意怠或戰或

和可以如意大夫公子元進曰以臣戰君於理不直宜速不宜遲也臣雖不才願獻一計莊公曰卿計如何子元曰王

師既分為三亦當為三軍以應之左右二師皆結方陣以左軍當其右軍以右軍當其左軍王公自率中軍以當王莊

公曰如此可必勝乎子元曰陳佗弒君新立國人不順勉從徵調其心必離若令右軍先犯陳師出其不意必然奔竄

再令左軍逕奔蔡衛蔡衛聞陳敗亦將潰矣行軍貴整軍心貴正為此等處耳然後合兵以攻王卒萬無不勝莊公曰卿料敵如指掌

子封駁曰不免矣正商議間疆吏報王師已至繻葛鄭地三營聯絡不斷莊公曰但須破其一營餘不足破也乃使大夫

曼伯引一軍為右拒助陳使正卿祭足引一軍為左拒自領上將高渠彌原繁瑕叔盈祝聃等建黃旗大旗於中軍祭

仲進曰登狐所以勝宋許也奉天討罪以伐諸侯則可以伐王則不可祭仲慢矣天子之上自有上天天子擅伐諸侯其罪大矣奉上天而討王罪有何不可莊

公曰寡人思不及此還是祭仲通慮不即命以大旆易之仍使瑕叔盈執掌其轡孤真於武庫自後不用高渠彌曰臣

觀周王頗知兵法今番交戰不比尋常請為魚麗之陣莊公曰魚麗陣如何高渠彌曰甲車二十五乘為偏甲士五人

為伍每軍一偏在前列用甲士五二十五人隨後塞其關漏車傷一人伍即補之有進無退此陣法極堅極密難取

易勝莊公曰善三軍將近繻葛紆住營寨桓王聞鄭伯出師抵敵怒不可言便欲親自出戰號公林父諫止之次日各

排陣勢莊公傳令左右二軍不可輕動只看軍中大旆展動一齊進兵且說桓王打點一番責鄭的說話任其怎生打

着車待鄭君出頭打話當陣訴說以折其氣老賊不肯出來鄭君雖列陣只把住陣門絕無動靜桓王使人挑戰並無

人應將至午後莊公度王卒已急教瑕叔盈把大旆麾動左右二拒一齊鳴鼓鼓聲如雷各各奮勇前進且說曼伯殺

入左軍陳兵原無關志即時奔散反將周兵衝動周公黑肩阻遏不住大敗而走再說祭足殺入右軍只看祭衡旗號

衝突將去二國不能當抵各自覓路奔逃號公林父仗劍立於車前約束軍人如有亂動者斬祭足不敢逼林父緩緩

而退不折一兵號公能兵不愧王寵再說桓王在中軍聞敵營聲鼓震天知是出戰準備相持只見士卒紛紛耳語隊伍早亂原

來望見潰兵知左右二營有失連中軍也立脚不住却被鄭兵如牆而進祝聃在前原繫在後曼伯祭足亦領得勝之

兵并力合攻殺得車傾馬斃將隕兵亡桓王傳令速退親自斷後且戰且走祝聃望見繻蓋之下料是周王儘着眼力

觀真一箭射去萬惡之賊該殺該剮正中周王左肩幸衷甲堅厚傷不甚重祝聃催車前進正在危急却得號公林父前來救駕

與祝聃交鋒原驚曼伯一齊上前各逞英雄忽聞鄭中軍鳴鑼甚急遂各收軍桓王引兵退三十里下寨周公黑肩亦

至訴稱陳人不肯用力以至於敗桓王赧然曰此朕用人不明之過也祝聃等回軍見鄭莊公曰臣已射王肩周王膽

落正待追趕生擒那廝何以鳴金莊公曰本為天子不明將德為怨今日應敵萬非得已賴諸卿之力社稷無隕足矣

何敢求多依你說取回天子如何發落有何難處只消即射王亦不可也萬一重傷殞命寡人有弑君之名矣便不殞

之罪其祭足曰主公之言是也今吾國兵威已立料周王必當畏懼遣使問安稍致慇懃又做師娘又做鬼今日是

使知射肩非出主公之意莊公曰此行非仲弑不可命備牛十二頭羊百隻粟芻之物共百餘車連夜到周王營內祭

仲叩首再三口稱死罪臣寤生不忍社稷之殞用兵自衛不料軍中不戒有犯王躬好人將自己天大過惡只用輕描

若全無事一般可寤生不勝戰兢駭之至謹遣陪臣足待罪轅門敬問無恙不腆敝賦聊充勞軍之用惟天王憐
畏在此可恨亦在此寤生不勝戰兢駭之至謹遣陪臣足待罪轅門敬問無恙不腆敝賦聊充勞軍之用惟天王憐
而赦之桓王默然自有慙色慙的是殺他不遇號公林父從旁代答曰寤生既知其罪當從寬宥有來使便可謝恩此是無可奈何只得祭足再拜稽首而出遍歷各營俱問安否越要做得周匝史官有詩嘆云

謾誇神箭集王肩 不想君臣等地天 對壘公然全不讓 却將虛禮媚王前

又髯翁有詩譏桓王不當輕兵伐鄭自取其辱詩云

明珠彈雀古來譏 豈有天王自出軍 傳檄四方柔貶爵 鄭人甯不懼王威

桓王兵敗歸周不勝其忿便欲傳檄四方共聲鄭寤生無王之罪號公林父諫曰王輕舉喪功若傳檄四方是自彰

敗也縱不傳檄難道四方便諸侯自陳衛蔡三國而來莫非鄭黨檄兵不至徒為鄭笑此句且鄭已遣祭足勞軍謝罪

可借此故有開鄭自新之路桓王默然自此更不言鄭事却說蔡侯因遣兵從周伐鄭軍中探聽得陳國篡亂人心不

服公子伋於是引兵襲陳不知勝敗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聖人制禮男女七歲坐不同席食不共器人常怪之以為弟兄姊妹骨肉至親年始七歲甚為幼小何至分別如此之甚也吾年數

歲時雖師初授禮記使誦讀至此篇心竊訝之時吾有異母姊長吾八歲固常抱持我誦讀我者也吾有一弟纔週歲尚不知弄其

日與吾周旋立則聯行坐則并席食則共器者正少吾二歲之同母妹也吾性不好弄一切嬉戲之事從不措意見他家兒群聚而

嬉輒厭惡之稍近吾前吾輒走避凡自塾中歸除誦讀之外亦惟時與此妹周旋而已吾此妹性頗慧每當吾讀書時吾妹或坐或

立於側指問書字吾日間所聞於塾師之故寔有淺近者不論其解與不解輒為道之如此者數年如一日也因念如此者有何妨

礙而禮禁之非聖人之性情迥異人異則此書非聖人之書也及稍長喜知有男女居室之事始知所以厚別者職此之故因又竊

念兄弟姊妹骨肉至親豈同於凡人殆亦聖人之過慮也及又長而知亦有濟倫之輩殆人而禽獸者也今觀齊世子諸兒與文姜

乃深嘆聖人之制禮為天下萬世防微杜漸計豈不至深且遠哉

諸侯之禮女嫁敝體之國下卿送之若嫁大國則上卿送之以致鄭重若嫁於天子則諸卿皆行以致其敬從無父送其女之禮齊

僖越禮而親送溺愛可知秦日之不講於禮又可知父兄之教不先則子弟之率不謹諸兒之無恥亂倫僖公之過也

桓王猜怒於鄭討罪與兵固自怪他不得至於鄭之兵力強盛桓王諒非不知只是決不料到鄭人出兵拒敵耳拒敵已出意外況
鄭莊奸詐一生到此盡行敗露正如九尾狐百計迷人到刀劍臨身自不覺原形現出耳
桓王雖是才力不允然看人却頗有眼力看就公持軍不敗退敵救王因祭足之來而有罪合前之奔喪辭政節節處處得宜臨機
應變有守有才是上等人物品以政界之實為得當

鄭莊既行私氏宋氏許俱以奉天討罪為名故設誓以壯聲勢乃久假不歸今日桓敵王師仍欲復設此施不知所奉者何天所討者何罪若非祭足之言不幾令臣民笑殺耶
諸侯抗命傷及王躬縱兵力不足以勝之亦當宣布大義賤爵示懲惜虛名以動之猶可冀其俊改奈何恐彰敗信謹疾忌讐隱忍姑息既無其實并與其名使諸侯無復知有王命之尊而周室遂以不競悲夫

第十回

楚熊通僭號稱王

鄭祭足被脅立庶

話說陳桓公之庶子名躍係祭姪所出祭姪封人

祭姪名也

之甥也因陳祭之兵一同伐鄭陳國是大夫伯爰諸為將祭國

是祭侯之弟祭季為將祭季向伯爰諸私問陳事伯爰諸曰新君位雖然篡位奈人心不服

此四字便不

又性好田獵

每每微服從禽於郊外不恤國政將來國中必然有變

若能收人心恤國政則逆取順守或亦可安今乃不恤國政又

其魄耳

或亦天奪

祭季曰何不討其罪而戮之伯爰諸曰心非不欲恨力不逮耳及周王兵敗三國之師各回本國祭季將伯爰諸所言奏聞祭姪祭侯曰太子免既死次當吾甥即位他乃篡弑之賊豈容久竊富貴耶祭季奏曰他好獵侯其出

可襲而殺也祭侯以為然乃密遣祭季率兵軍有乘待於界口只等逆佗出獵便往襲之祭季遣謀打探回報陳君

三日前出獵見屯界口祭季曰吾計成矣乃將車馬分為十隊都扮作獵人模樣一路打圍前去正遇陳君隊中射倒

一鹿祭季馳車奮之陳君怒輕負來擒祭季季回車便走陳君招引車徒趕來只聽得金鑼一聲響亮十隊獵人一齊

上前將陳君拿住祭季大呼道吾非別人乃祭侯親弟祭季是也因汝國逆佗弑君奉吾兄之命來此討賊誅止一人

餘俱不問眾人俱拜伏於地祭季一一撫慰言故君之子躍是我祭侯外甥今扶立為君何如眾人齊聲答曰如此甚

合公心

可知從前

某等情願前導祭季將逆佗即時集有縣頭於車上長驅入陳在先跟隨陳君出獵的一班人眾為

之開路

人心不順

表明祭人討賊立君之意於是市井不驚百姓歡呼載道

可知從前

祭季至陳命以逆佗之首祭於

陳桓公之廟擁立公子躍為君是為厲公此周桓王十四年之事也公子他篡位纔一年零六個月為此須臾富貴甘

受萬載惡名豈不愚哉有詩為證

弑君指望千年貴

淫獵誰知一旦誅

若是兇人無顯戮

亂臣賊子定紛如

陳自公子躍即位與祭甚睦數年無事這段話撇過不題且說南方之國曰楚芊精姓子爵出自顯項帝孫重黎為高

辛氏火正之官。能光融天下。名曰祝融。重黎死。其弟吳回嗣為祝融。生子陸終。娶鬼方國吳之女。得孕懷十一年。開左

脇生下三子。又開右脇復生下三子。長曰樊。已姓。封於衡墟。為夏伯湯伐桀滅之。次曰參胡。董姓。封於韓墟。周時為胡

國後滅於楚。三曰彭祖。彭姓。封於韓墟。為商伯。商末始亡。四曰會人。妘姓。封於鄭墟。五曰安曹。姓。封于和墟。六曰

季連。季姓。乃季連之苗裔。有名焉。熊者。博學有道。周文王武王俱師之。世以熊為氏。成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為

熊之曾孫。熊繹。封於荊蠻。昨以子勇之田。都於丹陽。在荊州枝江縣。非吳之丹陽也。五傳至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僭號稱王。熊渠便

可知他何嘗周厲王暴虐。熊渠畏其侵伐。去王號。不敢稱王。又八傳至熊儀。是為若敖。又再傳至熊渠。是為蚡冒。蚡

冒卒。其弟熊通。弑蚡冒之子。而自立。熊通強暴好戰。有僭號稱王之志。見諸侯戴周朝聘不絕。以此猶懷觀望。及周桓

王兵敗於鄭。可見纘葛一跌。關係甚大。纘生百死。不足為幸。只有此處。便知雖不傳。敵他何嘗不知耶。熊通益無忌憚。僭謀遂決。令尹闢伯比進曰。楚去王號。已

久。今欲復稱。恐駭觀聽。必先以威力制服諸侯。方可能通曰。其道如何。伯比對曰。漢東之國。惟隨。今隨州。為大。君姑以

兵臨隨。而遣使求成焉。隨服。則漢淮諸國無不順矣。熊通從之。乃親率大軍屯於瑕。今隨州。為大。君姑以

一賢臣名曰季梁。又有一諛臣名曰少師。臨候喜諛而疎賢。此四字古今通病。所以少師有罷。及楚使至隨。隨侯召二

臣問之。季梁奏曰。楚強隨弱。今來求成。其懷不可測也。姑外為應承。而內修備禦。方保無虞。少師曰。臣請奉成約。往探

楚軍。隨侯乃使少師至瑕。與楚結盟。聞伯比聞少師將至。奏於熊通曰。臣聞少師乃淺近之徒。以諛得寵。今奉使來此

探吾虛實。宜藏其壯銳。以老弱示之。彼將輕我。其氣必驕。驕必怠。然後我可以得志。大夫熊率比曰。季梁在彼。何益於

事。可知國有賢臣。最是緊要。伯比曰。非為今日。吾以圖其後也。熊通從其計。少師入楚營。左右瞻視。見戈甲朽敝。人或老或病。不堪

戰鬪。遂有矜高之色。謂熊通曰。吾兩國各守疆宇。不識上國之求成。何意熊通謬應曰。敝邑連年荒歉。百姓疲羸。誠恐

小國合黨為梗。故欲與上國約為兄弟。為唇齒之援耳。少師對曰。漢東小國。皆敝邑號令所及。君不必慮也。熊通遂與

少師結盟。少師行後。熊通傳令班師。少師還見隨侯。述楚軍羸弱之狀。幸而得盟。即刻班師。其懼甚矣。願假臣偏師追襲之。縱不能悉俘。以歸亦可掠取其半。楚人只要掠取。尊頭一半。非所惜也。使楚今後不敢正眼視隨。隨侯以為然。方欲起師。季梁聞之。趨入諫曰。不可。不可。楚自若。教蚡冒以來。世修其政。馮憑陵江漢。積有歲年。熊通弑姪而自立。兇暴更甚。無故請成。

包藏禍心。今以老弱示我。蓋誘我耳。

可謂知己。如彼老成練事之言。

若追之必墮其計。隨侯卜之不吉。遂不追楚師。能通聞李梁諫止。

追兵復召關伯比問計。伯比獻策曰。請令諸侯於沈鹿。

楚地。

若隨人來會。服從必矣。如其不至。則以叛盟伐之。能通遂遣。

使備告漢東諸國。以孟夏之朔。於沈鹿取齊。至期。已庸。漢。鄧。鄭。絞。羅。鄢。軫。申。江。諸國畢集。惟黃隨二國不至。楚子使。

蓬章責黃。黃子遣使告罪。又使屈瑕責隨。隨侯不服。能通乃率師伐隨。軍於漢淮二水之間。隨侯集群臣問拒楚之策。

李梁進曰。楚初合諸侯。以兵臨我。其鋒方銳。未可輕敵。不如卑辭以請成。楚苟聽我。復舊修好。足矣。其或不聽。曲在於。

楚。楚欺我之辭卑。士有急心。我見楚之拒請。士有怒氣。我怒彼急。庶可一戰以圖僥倖。

用兵欲以弱勝。強難有此法。

少師從旁攬。

臂言曰。爾何怯之甚也。楚人遠來。乃自送死耳。

正不知是那個送死。我要請教。

若不速戰。恐楚人復如前番。逃遁豈不可惜。

前番逃遁。真是可惜。

隨侯隨侯曰。楚兵分左右二軍。楚俗以左為上。其君必在左。君之所在。精兵聚焉。請專攻其右軍。若右敗。則左亦發氣。

矣。

楚俗以左為上。其君必在左。君之所在。精兵聚焉。

請專攻其右軍。若右敗。則左亦發氣。

矣。

楚俗以左為上。其君必在左。君之所在。精兵聚焉。

請專攻其右軍。若右敗。則左亦發氣。

先攻楚左軍。楚開陣以納隨師。隨侯殺入陣中。楚四面伏兵皆起。人人勇猛。個個精強。少師與楚將關丹交鋒。不十合。

被關丹斬於車下。李梁保著隨侯死戰。楚兵不退。隨侯棄了戎車。微服混於小軍之中。李梁殺條血路。方脫重圍。點視。

軍卒十分不存三四。

不能悲。傳掠取一半。少師之言。神驗。若此。只可惜是應在他國耳。

隨侯謂李梁曰。孤不聽汝言。以至於此。問少師何在。

人逃遁。編師追襲去了。

有軍人見其被殺。奏知隨侯。隨侯歎息不已。李梁曰。此誤國之人。君何惜焉。為今之計。作速請成。為上。隨。

侯曰。孤今以國聽子。李梁乃入楚軍。求成。能通大怒曰。汝主叛盟。拒會。以兵相抗。今兵敗求成。非誠心也。李梁面不改。

色。從容進曰。昔者奸臣少師恃寵貪功。強寬君於行陣。實非出寬君之意。今少師已死。寬君自知其罪。遣下臣稽首於。

麾下。君若救有當。倡率漢東君長。朝夕在庭。永為南服。惟君裁之。關伯比曰。天意不欲亡隨。故去其諛佞。少隨未可。

滅也。

去了諛佞。國便不亡。人居之偏。善說後者。想必以亡國為樂耳。

不若許成。使倡率漢東君長。頌楚功績於周。因假位號。以鎮服蠻夷。於楚無不利。

馬能通曰。善。乃使蓬章私謂李梁曰。寬君有江漢欲假位號。以鎮服蠻夷。若微惠上國。率群蠻以請於周。室幸而得。

請。寬君之學實惟上國之賜。寬君戢兵以待命。李梁歸言於隨侯。隨侯不敢不從。乃自以漢東諸侯之意。頌楚功績。請。

王室以王號假楚周天子不過王號楚欲稱之是敵體也既是敵體彈壓變易桓王不許能通聞之怒曰吾先人能禦

有輔導二王謂文之勞僅封微國遠在荆山今地關民眾變易莫不臣服而王不加位是無賞也曾率領他朝貢王室却

廢可笑鄭人射王肩而不能征討是無罰也無賞無罰何以為王這句話却說得是但不

自稱也孤亦光復舊號安用周為遂即重中自立為楚武王與隨人結盟而去漢東諸國各遣使稱賀桓王雖怒楚無

如之何自此周室愈弱而楚益無厭能通卒傳子熊渠遷都於郢今江陵縣東北三里有舊郢城役屬群蠻駸駸有侵犯中國之勢

後來若非召陵之師城濮之戰則其勢不可遏矣語分兩頭再說鄭莊公自勝王師深嘉公子元之功大城櫟邑使之

居守比於附庸諸大夫各有封賞惟祝聃之功不錄祝聃自言於莊公公曰射三而錄其功人將議我畢竟怕人議論還是許維祝

聃忿恨疽發於背而死死法妙矣知不莊公私給其家命厚葬之周桓王十九年夏莊公有疾召祭足至床頭謂曰

寡人有子十一人自世子忽之外子突子亶子儀皆有責微子突才智福祿似又出三子之上三子皆非令終之相也

是此一生存尊寡人意欲傳位於突何如祭足曰鄧曼元妃也世子忽之母子忽嫡長久居儲位且屢建大功國人信

之報却告訴誰寡人意欲傳位於突何如祭足曰鄧曼元妃也世子忽之母子忽嫡長久居儲位且屢建大功國人信

從廢嫡立庶臣不敢奉命莊公曰突志非安於下位者若立忽惟有出突於外家耳豈是出於外家便可了事且是祭

足曰知子莫如父惟君命之莊公數曰鄭國自此多事矣乃使公子突出居於宋五月莊公薨世子忽即位是為昭公

使諸大夫分聘各國祭足聘宋因便祭于突之變却說公子突之母乃宋雍氏之女名曰雍姑雍氏宗族多仕於宋宋

莊公甚寵任之公子突被出在宋思念其母雍姑與雍氏商議歸鄭之策雍氏告於宋公宋公許為之計適祭足行聘

至宋宋公喜曰子突之歸只在祭仲身上也乃使南宮長萬宋大夫名伏甲士於朝以待祭仲入朝致聘行禮畢甲士趨出

將祭足拘執祭足大呼外臣何罪宋公曰姑至軍府言之是日祭足被囚於軍府甲士周圍把守水洩不通祭足疑懼

坐不安席至晚太宰華督携酒親至軍府與祭足壓齋祭足曰寡君使足修好上國未有開罪不知何以觸怒將寡君

之禮或有所缺抑使臣之不職乎華督曰皆非也公子突之出於雍誰不知之今子突竄伏在宋寡君憫焉且子忽

懦不堪為君使不堪為君此自是宋人沒得加罪耳吾子若能行廢立之事寡君願與吾子世修姻好惟吾子圖之祭

足曰寡君之立先君所命也以臣廢君諸侯將討吾罪矣華督曰雍姑有寵於鄭先君母龍子貴不知此言出於何典吾欲聞之不亦

可乎。且弑逆之事何國緩有惟力是視誰加罪焉。因附祭足之耳。曰吾寡君之立亦有廢而後興。教人微沒天理事已。微過沒天理事公然直說出來。此等不知他是何等心。胸子必行之寡君當任其無咎。祭足雖眉不答。華督又曰子必不從寡君將命南宮長萬為將發車六百乘。納公子突於鄭出軍之日。斬吾子以殉於軍。吾見子止於今日。祭足大懼。只得應諾。華督復要之立誓。祭足曰所不立公子突者。明神殛之。史官有詩譏祭足云。

丈夫龍辱不能驚。國相如何受脅陵。若是忠臣拚一死。宋人未必敢相輕。

華督連夜還報宋公說祭仲已聽命了。次日宋公使人召公子突。至於密室。謂曰寡人與雍氏有言許歸吾子。今鄭國告立新君。有密書及寡人曰必殺之。願割三城為謝。寡人不忍故私告子。今之居間人要索重謝每用此法公子突拜曰突不幸越在

上國。突之死生已屬於君。若以君之靈使得重見先人之宗廟。惟君所命。豈惟三城。宋公曰寡人因祭仲於軍府正惟公子之故。此大事非仲不成。寡人將盟之。乃并召祭足使與子突相見。亦召雍氏將廢忽。立突之事。說明三人數並定

盟。宋公自為司盟。立誓太宰華督蒞事。治盟宋公使子突立下誓約三城之外。定要白璧有雙。黃金萬鎰。每歲輸穀三

萬鍾。以為酬謝之禮。宋公出亡在鄭。鄭莊相待頗厚。又因之受兵。用兵今幸而得返。乘慶生災。既欲以廢立亂其國。又因而欺詐迫脅以取利。焉忘惠禍無道之甚。宋公固是大喪良心。鄭莊當日用情可謂全無眼力。祭足書名為證。公子突急於得國。無不應承。宋公又要公子突將國政盡委祭足。突亦允之。又聞祭足有女使許配

雍氏之子雍糾。就教帶雍糾歸國。成親仕以大夫之職。祭足亦不敢不從。公子突與雍糾密微服詐為商賈。駕車跟隨祭足。以九月朔日至鄭。藏於祭足之家。祭足偽稱有疾。不能趨朝。諸大夫俱至祭府問安。祭足伏死。士百人於壁衣之

中。諸諸大夫至內室相見。諸大夫見祭足面色充盈。衣冠齊整。大驚曰相君無恙。何不入朝。祭足曰足非身病。乃國病也。先君寵愛子突。囑諸宋公。今宋將遣南宮長萬為將。率車六百乘輔突伐鄭。鄭國未甯。何以當之。諸大夫面面相覷。不敢置對。祭足曰今日欲解宋兵。惟有廢立可免耳。公子突已在諸君從否。願一言而決。高渠彌因世子忽諫止上卿

之位。素與子忽有隙。挺身撫劍而言曰相君此言杜稷之福。焉等願見新君。謂子突眾人聞高渠彌之言。疑與祭足有約。又窺見壁衣有人各懷懷懼。聲唯唯。祭足乃呼公子突至。納之上。坐祭足與高渠彌先下拜。諸大夫沒奈何只得同

拜伏於地。微得勉強之極祭足預先寫就連名表章使人上之言。宋人以重兵納突。臣等不能事君矣。又自作密啓啓

中言主君之立實非先君之意乃臣足主之何不當時竟敢先君便了到此時說今宋囚臣而納突要臣以盟臣忍可

死無益於君已口許之今兵將及郊群臣畏宋之強協謀往迎主公不若從權暫時避位容臣乘間再圖迎復末寫一

誓云違此言者有如日與日鄭昭公接了表文及密啓自知孤立無助大夫志在自立今竟何如可與與嬖妃泣別出

奔衛國去了九月己亥日祭仲奉公子突即位是為厲公公羊氏論此碑以為齊解婚未嘗不是失計在宋被脅忍死而無益

不能通權達變了公羊之大小政事皆決於祭足以女妻雍糾謂之雍姬言於厲公官雍糾以大大夫之職雍氏原是厲公

外家厲公在宋時與雍氏親密往來所以厲公寵信雍糾亞於祭足自厲公即位國人俱已安服惟公子翬公子儀二

人心懷不平又恐厲公加害是月公子翬奔祭公子儀奔陳宋公聞子突定位遣人致書來賀因此一番使命挑起兩

國干戈且看下回分解

春秋之世列國公子得國失國復國之際往往借重於婚姻廢立之際無論賢奸忠佞亦多以此為言蓋非特風尚人情之偏亦勢

有不得不然者也陳陀之篡弑祭人不因權係祭姬所出出力何為卿突得國不消說是得力於宋可知鄭忽兩次辭婚是失計處

未可以委分辭大為賢也前回駢翁言文姜禍魯鄭忽之辭婚未為不善是又不然蓋鄭莊祭足與我今日所論乃審時度勢論其

大端若文姜之妖淫不端豈可先事而算即鄭忽之辭婚亦謂齊大非耦非有見於文姜而知其不可也不然齊魯豈非耦國何以

竟不免禍也哉況文姜之得以亂倫自是曹桓之罪不得專罪於文姜也正評在第十三回中

國有賢臣鄰國憚之國有奸臣鄰國喜之蓋臣之賢奸不特國之盛衰所由分亦鄰國之所借以逞志者也故楚欲勝隨便先驕少

師因有一季梁在熊率比便策其無益及少師陣亡闕伯比便說天意不欲亡隨請成而不復戰人君於用人之際顧可不慎其權

衡哉

楚人因隨臣之賢奸而定其興衰則楚之用人概可想見此楚之所以崛起也

能通僭號一事王朝既力不能制肅可聽其自稱斷斷不可出自王命昔人謂進為侯伯或可止其稱王此又不然楚之稱王稱公

總於王朝無所損益楚人僭號自稱誰不知其罪者僅能欺詐鄰國未能即禍中國若假之以侯伯之位則彼必將假王命以凌諸

侯是手之以尊大之柄矣楚人不特無功王室而且久缺朝貢昭王南征大罪未討今反加之上賞何以為名且楚人貪狼無厭縱

加以公侯未必便可履足其心不饜其心仍不免於僭稱王號是終為無益之舉而適以亂臣下之心褻王朝之命其何利乎吾故

曰竄可使其自稱斷斷不可出自王命也

宋人之脅祭足祭足之被脅而竟廢忽而立突者不過盟誓之故耳却不知盟誓以理為主非理之盟誓便做不得準故孔子說要

盟也神不聽孟說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正為此等處特特下一指點祭足奸人一生奸詐到該用變詐處反硬硬

守信起來總之不明義理人欺詐處固不

是不欺詐處又不是也故學者所理要緊

第十一回

宋莊公貪賂構兵

鄭祭仲殺堵途主

却說宋莊公遣人致書稱賀就索取三城及白壁黃金歲輸穀數厲公召祭足商議厲公曰當初急於得國以此恣其需索不敢違命今寡人即位方新就來責償若依其言府庫一空矣況嗣位之始使失三城豈不貽笑鄰國祭足曰可辭以人心未定恐割地生變願以三城之貢賦代輸於宋其白壁黃金姑與以三分之一婉言謝之歲輸穀數請以來年為始如此待之厲公從其言作書報之先貢上白壁三十雙黃金二千鎰其三城貢賦約定冬初交納使者還報宋莊公大怒曰突死而吾生之突貧賤而吾富貴之區區所許乃子忽之物於突何與而敢吝惜即日又遣使往鄭坐索必欲如數且立要交割三城不願輸賦厲公又與祭仲商議再貢去穀一萬鍾宋使去而復來傳言若不滿所許之數要祭仲自來回話妄自尊大可笑可恨祭仲謂厲公曰宋受我先君大德未報分毫今乃恃立君之功貪求無厭且出言無禮不可聽也臣請奉使齊魯求其宛轉厲公曰齊魯肯為鄭用乎祭足曰往年我先君伐許伐宋無役不與齊魯同事況魯侯之立我先君實成之即齊不厚鄭魯自無辭厲公曰宛轉之策何在祭仲曰當初華督弑君而立子馮吾先君與齊魯並受賄賂玉成其事魯受卻之大鼎鼎出吾國亦受商彝彝器名宋先代所傳今當訴告齊魯以商彝還宋宋公追想前情必愧而自止若論常情必當愧而自止厲公大喜曰寡人間仲之言如夢初醒即遣使齎禮幣分頭往齊魯二國告立新君且訴以宋人忘恩背德索賂不休之事使人到魯致命魯桓公笑曰昔者宋君行賂於敝邑止用一鼎今得鄭賂已多猶未滿意乎寡人當身任之即日親往宋為汝君求解使者謝別再說鄭使至齊致命齊僖公何以敗戎之功感激涕泣忽欲以次女文姜連姻雖然子忽堅辭到底齊侯心內還偏向他一分今日鄭國廢忽立突齊侯自然不喜謂使者曰鄭君何罪輒行廢立不但偏向說來實是正理為汝君者不亦難乎寡人當親率諸侯相見於城下言將禮幣俱不受使者回報厲公厲公大驚謂祭足曰齊侯見責必有干戈之事何以待之祭足曰臣請簡兵蒐乘預作準備豈昭公時使不可簡兵蒐乘以敵宋人耶敵至則迎又何懼焉且說魯桓公遣公子柔往宋訂期相會宋莊公曰既魯君有言相訂寡人當躬造魯境豈肯煩君遠辱公子柔返命魯侯再遣人往約酌地之中在扶鍾地名為會時周桓王二十年秋九月也宋莊公與齊侯會於扶鍾魯侯代鄭稱謝并為求寬宋公曰鄭君受寡人之恩深矣譬之雞卵寡人抱而翼之所許酬勞出被本心不知果然出使本心否今歸國